

郑振铎全集

第六卷

中国古典文学文论

《漫步书林》

《劫中得书记》

花山文艺出版社

郑振铎全集

第六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康董康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 15 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 18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382.375 印张 9508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 元

ISBN7—80611—680—X/I · 626

(全二十卷)

第六卷说明

本卷收辑作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未刊稿以及散见于建国前后一些报刊和专集中的中国古典文学文论，包括文学史、诗歌、小说、戏曲、文史杂论、序跋和目录等。收录内容不包涵作者的文史专著，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和已收入《中国文学研究》的篇章（以上各书已分别编入《全集》其他各卷）。卷末文《劫中得书记》系作者自己编定，一九五六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七卷，本卷即据此版本。本卷之未刊稿（包括讲话记录稿）均据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资料。

目 录

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1)
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11)
中国文艺批评的发端	(35)
评 Giles 的中国文学史	(51)
我的一个要求	(56)
大众语文学的“遗产”	(59)
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	(63)
中国文学的发展	(69)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82)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	(95)
中国的诗歌总集	(108)
屈原传	(111)
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	(116)
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	(124)
在华沙屈原纪念会上的讲话	(129)
孔雀东南飞	(137)

2 郑振铎全集

葬花词	(139)
中晚唐诗纪	(141)
王若虚的文学评论	(147)
王若虚论诗	(149)
郑厚论次韵诗	(150)
纳兰容若论步韵诗	(151)
纳兰容若论诗	(152)
碧鸡漫志	(154)
“词”的存在问题	(156)
词与词话	(159)
几部词集	(167)
李后主词	(169)
李清照	(170)
孟姜女	(171)
蝴蝶的文学	(175)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	(187)
中国小说八讲（提纲）	(202)
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	(226)
中国小说提要	(242)
论唐代的短篇小说	(255)
评日本人编的支那短篇小说	(261)
日本最近发见之中国小说	(264)
宋元明小说的演进	(266)
宋元话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310)
论元刊全相平话五种	(312)
明代之短篇平话小说	(329)

目 录 3

明代的小说与戏曲	(331)
警世通言	(338)
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	(340)
平鬼传与捉鬼传	(358)
老虎婆婆	(360)
清朝末年的小说	(362)
什么叫做“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弹词”、“鼓词”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	(371)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戏曲传统	(374)
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书籍	(387)
中国的戏曲集	(390)
中国戏曲的选本	(392)
元曲叙录	(429)
关汉卿传略	(540)
论关汉卿的杂剧	(544)
关汉卿绯衣梦的发见	(577)
马致远杂剧	(579)
清代宫廷戏的发展情形怎样	(581)
叙义和团事变的两部传奇	(584)
中国剧场的变迁是怎样的？古剧里面有无脸谱和“武打”之类的成份	(589)
接收遗产与戏曲改进工作	(594)
有关发扬昆剧的三个问题	(597)
关于大唐西域记	(602)
四库全书中的北宋人别集	(606)

4 郑振铎全集

丛书书目汇编	(621)
书目长编	(624)
索引的利用与编纂	(626)
标点古书与提倡旧文学	(637)
向翻印“古书”者提议	(641)
再论翻印古书	(646)
漫步书林	(649)
中国文学论集序	(689)
佝偻集序	(692)
中国文学学者生卒考自叙	(694)
[附]关于中国文学学者生卒考的几则怀疑的解答	(697)
中国短篇小说集序	(702)
中国短篇小说集例言	(707)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序言	(709)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序言	(712)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下册序言	(717)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三集上册序言	(721)
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序	(725)
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序	(728)
中国小说史料序	(730)
关于醒世恒言	(732)
水浒全传序	(735)
元明以来杂剧总录序	(742)
元人小令集序	(745)
关汉卿戏曲集代序	(747)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	(757)

目 录 5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序	(761)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序	(763)
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序	(766)
晚清戏曲录叙	(768)
晚清文选序	(770)
研究民歌的两条大路	(773)
劫中得书记	(776)
劫中得书续记	(842)
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889)
附录一 黄蕡圃题识	(938)
附录二 丁祖荫跋	(938)
清代文集目录序	(940)
清代文集目录跋	(942)

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中国素以文教之邦著称。中国文学发达的历史也至少在三千年以上，历代帝王且时时下崇“文”之诏令。以中国人之如此重视文学，以中国文学所历年代之如此长久，宜其能蓬蓬勃勃，产生无量数之杰作了。然而除了诗歌与论文、杂著之外，其余戏剧、小说、批评文学之类并不发达。这是什么原故呢？原来中国人所崇的“文”，并不是“文学”的“文”，乃是所谓“六经之道”，为帝王保守地位的“文”。其他真正文学，则提倡者决无其人。诗歌最容易发泄人的真情，故最发达。至小说之类，则所谓文人者且鄙夷之而不屑为。《四库总目提要》且以“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勿贵。……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至于近代，因西洋小说介绍进来的原故，大家才稍稍承认小说在文艺上的地位，但是一般人还不大明了文学究竟是什么，也不大知道中国文学真价的所在。有人以学校中的“功课表”算为文学。也有人把宋元理学，汉人章句，也叙入文学史之中，又有人以陶潜来同俄国的托尔斯太相比。中国文学真还在朦胧阴影之中，没有露出新明的阳光呢！

2 郑振铎全集

所以我们要明白中国文学的真价，要把中国人的传统的旧文学观改正过，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

前次，文学研究会在上海开会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研究，就是“整理中国文学的范围与方法”。当时大家曾讨论了一回，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与重大，时间又是太短，所以没有议出什么结果来。

现在，我先把自己的意见，简简单单的写出来，请研究中国文学的诸位先生，给我些教正。

一 整理的范围

文学的范围，极不易确定。如果说《诗经》是文学，《西游记》是文学，或是《日知录》不是文学，《朱子语录》不是文学，那是谁也不会反对的。如果一进到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那么，便不易十分确定了。譬如问：“王充《论衡》是不是文学？”“《北梦琐言》，《世说新语》，算不算文学？”或是“《陆宣公奏议》，《贾子新书》，是不是文学？”便不易立刻回答了。至少也要把文学的性质懂得清楚，并且把这种书的价值与影响研究得详详细细，才能够无疑的回答说：“这是文学”，或“这不是文学”。

而欲确定中国文学的范围，尤为不易。

中国的书目，极为纷乱，有人以为集部都是文学书，其实不然。《离骚草木疏》也附在集部，所谓“诗话”之类，尤为芜杂，即在“别集”及“总集”中。如果严格的讲起来，所谓“奏疏”，所谓“论说”之类够得上称为文学的，实在也很少。还有二程（程颢、程颐）集中多讲性理之文，及卢文弨，段玉裁，桂馥，

钱大昕诸人文集中，多言汉学考证之文，这种文字也是很难叫他做文学的。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谭”，“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我们要把中国文学的范围，确定一下，真有些不容易！

现在凭我个人的臆断，姑且把他分为九类如下：

(一) 诗歌 这里诗歌一字，所包括的颇广，自四言的诗，五言、六言、七言的诗，以至乐府，词，长歌，赋等等，都包含在内。词是从诗变化出来的，中国旧的分类虽与诗分开，其实性质是一样。只不过音调不同而已。赋自《离骚》以后，作者继出。而《离骚》实为后世诗人之祖，故赋也不能与诗分开。还有民间歌谣，也须附在这一类中。

(二) 杂剧，传奇 元人杂剧，及汤若士，李渔，蒋士铨诸人之作都包括在内。董解元《西厢记》，体例与王实甫不同，他这本书，是预备给一个人唱演的，不是预备给许多人扮演的。后世弹词，与他极为相近，亦可附在此类。

(三) 长篇小说 中国长篇小说极少。自宋元以后，始有作者。而所谓文人学士对于这种书，并不重视。所以除了《水浒》，《西游记》，《三国志》，《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以及其他历史小说如《开辟演义》，《东周列国志》，《秦汉演义》之类百余种以外，长篇小说几乎绝无仅有。

(四) 短篇小说 唐人的短篇小说如《虬髯客传》，《柳毅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等都是价值极高的。自唐以后，作者极少，蒲留仙之《聊斋》，与流行民间之《今古奇观》，可以附在此类。

(五) 笔记小说 此为中国所特有者。《四库总目》所列子部小说家，几皆为此类。而往往一书中有许多篇是记掌故的，有许

多篇是记奇闻的。还有许多是杂记经籍考证及音义的，不能把他们完全当为小说。

(六) 史书，传记 长篇传记，中国极少。至于史书，则《左传》，《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之类，都是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他们的影响极大，后世言文者多称左、马。在文学史上，他们与《诗经》，《离骚》是有同等的重要的。

(七) 论文 论文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秦诸子及贾谊，扬雄，王充，仲长统，韩愈，苏轼，黄宗羲诸人所作的《论衡》，《昌言》，《明夷待访录》之类，一面于思想界极有关系，一面在文学上也各有相当的地位。

(八) 文学批评 中国的文学批评极不发达，刘彦和的《文心雕龙》算是一部最大的著作。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亦多新意。其余如《诗品》，诗话，词话及《唐诗纪事》之类，大半都是不大合于文学批评的原则的。

(九) 杂著 如书启，奏议，诏令，赞铭，碑文，祭文，游记之类，皆归于这一类。

以上九类，略可以把中国文学，包括完尽。惟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界限极严而隐。有许多奏议、书启是文学，有许多奏议、书启便不能算是文学。所以要定中国文学的范围，非靠研究者有极精确的文学观念不可。

二 整理的方法

我们研究一种学问，不能受制于他人所预定的研究方法之下。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决不敢替别人定什么整理的或研究的方法。但是至少限度的研究的趋向，我想总要稍稍规定一下。因为这种研究的趋向，正如走路一样无论走到哪里去，都是非经过这

一个地方不可的。譬如在培根以前，研究学问，都只信仰相传的成说，并不自己去考察。在达尔文以前，讲生物原理的人，也都只相信上帝造物之说，并不去研究生物进化之原理。到了培根、达尔文以后，则研究学问的自然而然的都趋向于归纳的研究与进化论一方面了。又如十八世纪以前，西欧的批评文学家，都以希腊的传统的学说为唯一的批评方针。莎士比亚的戏剧因为不遵守亚里斯多德定下的“三一律”，便被当时的人攻击得很厉害。到十八世纪以后，文学的研究者便没有人信仰这“三一律”，而另有他们自己的新趋向了。如果在现在的時候，而还有人拿“上帝创造说”来批评“进化论”，或拿“三一律”来做现在的戏剧的准绳，则这人必定是个非愚则妄的人了。所以我们站在现代，而去整理中国文学，便非有：

- (一) 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
- (二) 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不可了。

现在先就第一项略说一下：

中国文学所以不能充分发达，便是吃了传袭的文学观念的亏。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学的毒，以“文”为载道之具，薄词赋之类为“雕虫小技”而不为。其他一部分的人，则自甘于做艳词美句，以文学为一种忧时散闷、闲时消遣的东西。一直到了现在，这两种观念还未完全消灭。便是古代许多很好的纯文学，也被儒家解释得死板的无一毫生气。《诗经》里很好的一首抒情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被汉儒解释，便变成“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

而正夫妇也”了。虽然朱熹能够打破这种解释，而仍把他加上儒家的桎梏，说什么“盖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则无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最可笑的是：

“腰腰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这一首诗，明明是“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朱熹的话）之意。汉儒却把他当做叙述妇人适人，未见其夫，与既见其夫的心境变化之文。这真是大错特错了。第一段“未见君子”解做“在涂时”，还勉强可通，至第二段，第三段，则出嫁之女，要跑到南山去采蕨、采薇做什么？下边紧接着“未见君子”——“在途时”——则更说不通了。出嫁之女走到途中，忽然跑到南山去采蕨、采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奇怪的，诗中“未见君子，我心伤悲”，明明是言未见其夫，故而悲痛。汉儒却解做“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离也”。如果是说女思相离的话，那么，见夫前与见夫后，总是一样的相思，为什么见了夫后，便“我心则夷”呢？这种曲解强释，完全是中了儒家的礼教之毒之故。所以不许有怀春之士，不许有思夫之妇，而非把他们拿来装饰儒家所定的“礼教”的门面不可。其实孔子选诗的本意，岂是每首都含有宣传他的主义的意义在内么？

《离骚》与其后的各种小说，也同样的受了这种曲解的灾祸。

自《史记》有“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之言，于是后之注《骚》者、几无一语不解为怨诽，无一语不解为思君。自朱熹作《通鉴纲目》贬曹魏，以三国正统予刘而不予曹，于是后之评《三国演义》者，几无一处不以作者为贬曹操，为是写曹操的奸恶的。无论曹操的一举一动，都以为奸谋，是恶行。评《红楼梦》者，竟有逐回斥责贾母为祸首的。评《西游记》者，则有以此书为言医药之书，逐回都是谈论医理的。如此附会之处，几于无书无之。中国人的儒教的文学观，因此养成，根柢深固，莫能拔除。为儒者所不道的稗官小说，开卷亦必说许多大道理。无论书中内容如何，而其著书之旨，则必为劝忠劝孝。甚至著淫书者，开头亦必说他著此书，是为了“劝善惩淫”。这种文学观是我们所必要打破的。还有一种无谓的文学正统的争论，如言古文者，鄙骈体为不足道；言骈体者，亦斥古文为淡薄。言宋诗者，遂唾弃别时代的一切作品，以为不足学之类。我们都应一概打破。

文学贵独创。前人之所以嘉惠后人者，惟无形中的风格的影响，与潜在心底的思想的同情而已。摹袭之作，决无佳构。而中国文学则以仿古为高，学古为则。屈子有《离骚》，扬雄则作《反骚》。枚乘作《七发》，而《七启》之属遂相继而产生。言诗者，不言此诗家之特质何在，独硁硁然举某诗似杜子美，某诗似黄山谷，一若学古人而似，即为诗人最大之成功者。言散文者亦然，作者评者，莫不以摹学左、孟、《史记》、昌黎为荣。这种奴性，真非从根本上推倒不可！

总之，我们研究中国文学，非赤手空拳、从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文学，都应另打基础。就是有许

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番洗刷的功夫。把他从沙石堆中取择，而加之以新的证明，新的基础。

说到这里，必定有人要问我，“旧的既然要打破，那么，新的呢？新的文学的观念是怎样的呢？”

在这个地方，我且乘便把第二项“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说一说。

我们的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便是建筑在这“近世精神”上面的。

这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是怎样的呢？

B·G·Nowlton 在他的《文学的近代研究》（Modern study of literatuse）一书里，说得很详细。他以为近代的精神便是：（一）文学统一的观察，（二）归纳的研究，（三）文学进化的观念。

所谓文学的统一观，便是承认文学是一个统一体，与一切科学，哲学是一样的，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因为古代的文学与近代的文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一国的文学与那一国的文学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研究文学应该以“文学”为单位，不应该以“国”或以“时代”为单位。（此段请参看本年《小说月报》第二号我的《文学的统一观》）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则不惟没有世界的观念，便连一国或一时代的统一研究，也还不曾着意，他们惟知道片段的研究一个或几个作家。用这种文学的统一观，来代替他们的片断的个人研究，实是很必要的。

但是说来可怜，中国人便连这片断的个人研究也不曾研究得好呢！他们所谓研究，便是做“年谱”与“注释”。能够对于一个作家的性格与作品，有一种明了的切实的批评的，实在是万不得一。

“归纳的观察”，是研究一切学问的初步。无论我们做个人的

研究功夫也好，做一部分或全部分中国文学的研究功夫也好，我们必须应用这“归纳的观察法”，把作品与作家仔仔细细的研究个共同的原则与特质出来。

所谓“进化的观念”，便是把“进化论”应用到文学上来。许多人反对讲“文学进化”，以为文学是感情的结晶，人类的感情自太古以至现代，并没有什么进化。所以荷马的史诗，我们还是同样的赞赏。如言进化，则荷马之诗必将与希腊的幼稚的科学知识，同归消灭了。其实，这是不然的。“进化”二字，并不是作“后者必胜于前”的解释。不过说明某事物一时期一时期的有机的演进或蜕变而已。所以说英国文学的进化，由莎士比亚，而史格德，而丁尼生，并不是说丁尼生比莎士比亚一定好。这种观念是极重要的。中国人都以为文学是不会变动的，凡是古的都是好的，古人必可以作为后起之人的模范。所谓“学杜”，“学韩”，都是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如果有了进化的观念，文学上便不会再有这种固定的偶像出现，后起的文学，也决不会再受古代的传袭的文学观的支配了。

这种研究的趋向，是整理中国文学的人大家都要同走的大路，万不可不求其一致。至于各人要做什么工作，则尽可以凭各人的兴趣与志向做去，不必别人代为预先计划。不过据我的意见，中国文学的整理，现在刚在开始之时，立刻便要做全部的整理功夫，似乎野心太大了些。最好是先有局部的研究，然后再进而为全体的研究，才能精密而详确。局部的研究可分为：（一）一部作品的研究，（二）一个作家的研究，（三）一个时代的研究，（四）一个派别的研究，（五）一种体裁的研究。但这种局部研究，有时也要关涉全体的。如从事一个作家的研究，对于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必须研究的。他的性质，他的作品与风格，他的人生观，都是要细细的观察的。从事一个作品的研